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蟬史 卷之十八 都毛子行閣上諸天

骨董何關性命，死爭八百斛胡椒；毛錐便結因緣，生愛十三行法帖。試看當頭紫閣，知中書伴食可羞；若論望眼青天，問軍國平章何事。梅與魚、珠二子，不敢號救，互曳其手。甘為同穴之埋。條已至地，摸索得一門戶。僅容一身，前後連尻走，足疲氣頹，地稍廣，有天光漏入穴中。碑題古篆，得「玉井」二字，碑下置蓮一瓣，狀如船。三人隱隱歎息：「船小不能渡我，況蓮瓣乎？」忽覺其身漸小，生兩翼，化為蜻蜓，輕集於瓣，乃船自浮起，儼如大力負之趨者。頃刻已出井口，是山頂極峻險之所，別置小碣云：「唐昌黎伯韓愈慟哭於此。」俯身下視，恐怖過於墜井時。回顧蓮船，不識飄向何地，內顧其身，迥非蜻蜓。且重濁不能舉跬步。梅伏地匍匐，魚珠從之。忽見東南數城郭，旌旄林立，似備兵者。谷中煙塵出沒，若子美詩所謂「西山寇盜」者也。山頭下一巨人，臂大鉞幾丈餘，橫劈山腰。三人所伏山石，平空飛起，耳畔惟聞風雨雜聲，移時石不動，則已在高峰矣。出山入山，在夢言夢，赤幘數人前曰：「南嶽帝奉敕察罪囚，島囚亟避！」三人遙見絳節舒霞，火雲燒瘴，有鹵簿從西南來，遂轉林後匿跡。石壁間朱書二十字，下注八字云：

雁回人不回，朱鳥啄黃能。一斛珠成淚，香餘寶鼎灰。回雁峰上湘叟醉題。

復轉鬆徑，得一處如王者殿廷，實則大蘭若也，有旁舍可入。三人潛身進窺，殿中一貴人，白面而紅鬚，氣宇類文士然。羽林郎鶴立階下，屏息不敢嘩。殿中金貂爛然，亦似官分職。王者問：「囚冊既成，能陳其名籍總數否？」一綠袍官唱曰：「樂殷降漢，偽職兀左丞易萬戶易都把，死囚三名。噩青氣拒命，甥莽嗔女薩妮偽青氣被戮，中地雷死者一千四百四十九名，陣斬者三千一百二十一名，訊斬者七百八十四名，共五千三百五十四囚也。慶喜弄兵，蠻日苟承恩等九名，及蠻卒三十七名被斬，死難則有鮮於、季通等八名，漢卒強勇一名。季通已生天，郎應宿亦轉輪，共四十三囚也。樹健煽亂，郭節度兵卒，戰歿二百六十四名，野兇犯陣，漢兵死者三十二名，樹健死，還畜生道，共二百九十六囚也。青氣再敗，伊子薩刺，愛將摩漢、訶漢俱死，來賓被害，囚四名。鮮椰子逞妖，金大都督傷足死，山精死者一百四十口。妖眾被誅者，四百九十名。金大都督得神紫，鮮及山精還畜生道，共四百九十四囚也。鯨遷列陣，大雕啄死將士七十二名。鯨被刺死，還畜生道，共七十二囚也。鳩盤弧五魔之陣，鳩與三十六鉛母，死巨刃，俱還餓鬼道，不成囚。烏蠻江毒龍父子三，付化生部，不置囚。又漢兵中黑苗瘴毒，死者一百三十二名，已轉輪，不置囚。又慶喜等擒殺菴蠻一名，羅鬼三名，俱還畜生道，不成囚。又樂世治所擒男裸者狘，女裸矣狸，亦還餓鬼道，不成囚。又粵都督屈蠔殉節，交址卒三十名從死，蠔生天，三十人轉輪，例不入囚數。甘總帥搗棒，男裸被斬者五十六名，生擒者三十名，共八十六囚也。智瞽所挈男裸善變化者三十六名，死陣前，付胎生部，不置囚。故滇王莊○鬼兵死者，二千三百八十七名，還○道，不置鬼囚。菴蠻二百人化牝鹿死，仍轉輪為人，不置囚。伏橋渡口之菴蠻，為張許兩都督誅斬者，二百三十一名，共二百三十一囚也。凡南嶽界內所轄死囚，實計六千二百八十三名也。」王者詰曰：「斛斯侯有事東甌，不無誅戮，其數不可稽歟？」一白袍官啟曰：「須俟梅颯彩滅亡後，匯冊呈報也。」梅怖甚，喉泣幾出聲。魚招其中指，珠暗曳之出，尋鬆徑不見，回望則殿廷杳無，惟見嚴將軍與剛上人，各小如幼孩，在樹間嬉笑，談交媾之樂。梅恍疑身在冥途矣，拉二子坐地。一小道士拊其背曰：「五嶽之游畢，可以歸息，連仙待之久矣。」乃偕起，隨小道士行入大竹中，以手旁捫，遂梯竹梢，延緣而上。小道士忽不見，其竹亦盡，三人已佇幄中。尾生裸體坐枕右，招三人共寢。梅歎息曰：「五嶽歸來，此身非復我有矣。」珠兒曰：「我不願歸，惟恐仙父盼我。」解魚曰：「仙父今夕，方養活我。珠弟宜侍元帥，聞召乃來，是為弟不先兄也。」

梅自引珠臥，魚捧尾生頤，笑而不欲入被。尾生曰：「魚兒豈懼吾耶？」魚呢聲曰：「懼不敢也，愛亦不知。」尾生擁之臥，炊息如無，潛龍殊不可拔，魚私謂珠言不信矣。頃之，覺有絲縷中貫者，凝神會之，氣自外鑠，情乃旁融，魚之身，漸黏乎仙腹；仙之骨，將據乎魚腸。俯仰自如，進退維谷，魚若遺若忘，亦醉亦醒。時則尾真無尾，連則皆連，回身向抱，呼仙父皆斷續之聲，降心相從，玩魚兒盡往來之態。尾生問曰：「兒甜乎？」魚對曰：「父毒矣。」愛喚珠弟，闖然而來，珠遂奪柄。魚讓之，尾生接珠，而自與魚耳語曰：「彼謔浪，吾挫折之。若湛汪之澤，以待善承之人耳。」魚曰：「速遣之，兒不慾望梅矣。」尾生暗令珠兒去，徑接魚，始如鱗游之鵬鍊，繼乃腹脹之膨滲。魚亦傾筐倒篋，出性命償之矣。尾生感其誠，虛與委蛇而後已。魚問曰：「澤未下也，意有餘乎？」尾生曰：「志得意滿，而喜心溢焉。吾所為澤，不似常人之敗血泛濫也。」梅呼尾生曰：「先生之豢群兒也，形氣之故，可得聞乎？」尾生曰：「納氣於頂，斂形在根，存想研質，摩挲妙門，但息半谷，莫窺中原，俟彼肆志，與之銷魂。」梅忻然曰：「謹受教矣。」珠吃吃笑曰：「一噴一醒，然再接再厲，乃何可當也。」魚乞尾生步幄隅言，尾生攜之起，魚從容問曰：「兒托身於仙父，能令顏色常好，永奉父歡耶？」尾生曰：「吾授兒以養艾丸三十六枚，癸亥日服。一年後，永不改顏色也。」魚曰：「兒蠢愚，不識仙父為天上之人乎？人間之人乎？」尾生曰：「人間之物也。」魚駭曰：「在人為仙，在物為怪。且禽獸皆物，奈何自辱焉？」尾生曰：「人之仙難遇，物之怪易逢，兒叩我，我不忍欺。即物亦何傷乎？若禽獸之倫，不同群也，姑勿疑我。」魚曰：「物之靈者無過於龍，父為龍而子為魚，則有幸矣。」尾生曰：「兒魚，我亦魚也，但較大耳。」魚曰：「父無腥聞之德，為魚其孰信之？」尾生曰：「莊叟言化鵬之鯤，乃魚之兒孫，寓言彌小彌大也。我之名齊於鯉，鯉或化龍，而我自為我，乃混濁不分之鱗耳。」魚曰：「是何精修？而道行至此。且鱗也者，齊風僅比於魴鰈，郭賦不先於鯪鯉，連行雖有相知之雅，出水初無久視之方，父道固高，兒何能踐形惟肖矣？」尾生曰：「昔洪水為虐，澤國徙高陵，庸氏第以大首遭烹，方家姻以扁身致醢，我雜處其間，涵育無患，藉龍蛇之力，竄入羽淵，伯鯨之化黃熊，食淵魚且盡，我悲夫子孫之無遺類也。暴鱗揚口，以與彼戰，彼乃為汨陳五行之陣以困我，我因水漫土上，轉入土避之，土下逢木，質為木壞，木下逢金，氣借金斂。金下逢火，精神從火返。適尾宿下世，扶其精氣神而收畜之，煉他人為質，以為子嗣。故名曰『連尾生』也。夏商之代歷鬼劫，秦漢之時歷仙劫，俱不能壞我煉質。張匹山人出，從之學幻術，數合傳今元帥，而不保其有終，兒幸秘之矣。」魚曰：「然則父之物，勝於人之仙也。聞漢營仙士孔多，能無意外之虞否？」尾生曰：「五行中惟不利於木，我戴水而不能生，履金而不能克，客木猶不懼也，主木至則遁耳。」

語畢，仍攜手入被，魚復致愜款後，潛以所語向蘆管告木蘭。自此梅敬奉尾生，以珠為雉之執，以魚為餌之投。夕則宗內視之傳，日則藉中權之輔。將及旬，樂可知矣，災乃至焉。

木將又以百人攻島門，魚言於尾生曰：「兒肉眼，可使觀仙門乎？」尾生曰：「可矣！」立書一符，命戴之髻中，坐城闕勿動，人靜而後返。魚遂先往，果無人見之。梅自率精銳出御，尾生騎鶴自前，針師笑曰：「連哉連哉，昔崇伯死，爾閱滄桑而不能報，則亦已矣。忽落藩囿中，與鼠子為鷹犬，豈連棲之義，固應爾哉。」尾生亦訕曰：「道元輒侮其大宗師，恐鱗介復生，無由解脫矣。」砭師喝曰：「阿連，汝翁火虎，尊吾兩師如阿保，汝無知騰口說，吾將使頑石警之。」尾生仰視，則巨石如□，從雲際下，呼鶴展翅遁，四面皆石城也。尾生大驚，化火鼠飛城頭去，其雲際石下，磕鶴骨盡碎。尾生所化之火鼠，條大如輪。左右生翼，徑撲漢營。適餘撫軍出帳，攫其蟬翼冠，賀蘭抽大羽箭射之，火鼠怪鳴，以爪擊落箭飛去。針師投鐵鎗空中，火鼠斂翼入窟。墮海中，二師仗劍搜海底，電光上射，疾雷繼之，則尾生乘墨雲出，擲掄二師曰：「汝等得意之鐵鎗，頃已熔一小錯字，付水曹矣。海中生活，願以相角也。」厲聲喝曰：「點石點金二尊師，請登獅坐。」二師之身，已被兩物負之起，乃海中獸，似獅而非者，騰湧而去。轉一洋，浮水面皆火，而凜冽如寒冰。尾生所乘墨雲，倏變火色，隨後驅獸。二師神氣大沮喪，迷惘如凡人。回視尾生，但從容曰：「阿連，劇亦不惡，謂不耐此者，豈定力哉！」尾生曰：「二尊師若投地乞為弟子，連老固憐而釋之，否則金闕獻臣，送置冰獄也。」

二師怒，以劍劈獸腦，其物遂失。身墮下泉無底穴，丹田不溫，三昧火一縷將絕，欲自脫則力不勝，呼靈官力士聽令。聞隔數

重垣答曰：「弟子輩不能入，猶師之不能出也，奈何？」二師遽窘，有兩介士以火炬迎，詞曰：「冰海夜叉，奉寡君命，接二仙長。」遂從之入。歷三關乃至，主者鞠躬迎階下，入殿中，二師稽首，答拜就坐，始惡然問曰：「吾兩人忝列上真之班，罔知積氣之府，君司何界？國斯泉也！」主者儼格對曰：「昔東北地陷，置尾閭之幽宮，先君世居南離，官火正，以大風氏幼子，穴垣竊火藥物，攻玉京子童孫，誤碧城之曲闌，災及向訛門，天帝震怒，戮二子，治火藥失守之司，奪職徙冰海，賴先天孕火中，剛性勿壞，迨謫限既滿，復官離宮，寡人其衝嗣也。以封不以竄，攝治冰海，又千有餘歲矣。」二師仰視殿梁，高懸昊天上帝敕旨，爰稽拜誦之：

北幽阱大荒，厥坐冰獄。是上品上宰，流宥之淵，前歷職獄臣，均期滿還秩。茲水官臣熙，以爾臣□，侍養青宮，協理幽政。冰天作勞，懋績攸艱，錫帝師辭，朕罔時鵬，爾其丕丕紹世德，寅賓逋賢，肆宏明命，授爾水虞，頒瑞凝北後，往欽哉。

二師誦畢，復拜曰：「君位望殊高，德宜遍物，更乞何術，以脫幽囚？」主者未及答，一峨冠吏言曰：「客非奉帝譴者，來無定，去亦何常。此邦之人，非能解脫者也。」未幾，木蘭突入，謂二師曰：「幸也，□後之宮，可以稅駕。二師雖金石之精，在冰海六時，銷燼盡矣。就獄則可寄三日，逾時又必請命於帝廷也。」相與謝主者出，木蘭曰：「連尾生畏木而不畏火，奈何以金石二火，引其端乎？」遂

化老植，三人共乘之。尾生方指揮梅之徒，橫掠漢營，自以兩火蛇，繞斛斯、賀蘭二侯之身。賀蘭以所佩劍斬蛇，不能斷。噩青氣斲斛斯之蛇亦然。二師化捕蛇者擒之，乃海船兩棕繩耳。大喝曰：「阿連敢為暴於天朝大臣耶？尊師當不宥爾！」立咒諸兵械，一時化鄧林。尾生曰：「狡獪者不足以□喝我也。」自刺其兩脅，噴黃水如湧泉，如鏐雨，灑林木皆為破斧缺斨，賊兵大進。木蘭呼其所化植制尾生，且咒曰：

木雖枯，能剋火。物至愚，豈敵我。我受東皇符，爾證下泉果，連兮連兮可不可。

尾生大驚，棄梅遁去，自投冰獄焉。解魚見賊將敗下城關，奔還大營呼：「漢將援我。」其身為符所隱。聞聲而不見面。神策兵以為妖也，抽矢射之，貫臂而形見，皆駭告曰：「此中丞之解郎也！」餘撫軍聞號來視，魚死尚不瞑。撫軍泣曰：「魚兒不死於賊而死於兵，天何報之酷耶？」命掘坎埋之。撫軍嘔血數升，左右扶歸帳中臥。二侯以神策兵進剿，木宏綱曰：「賊危迫，必竄紅毛。請以二百人駕五艇探之。」賀蘭曰：「勇哉！奇功以讓木老矣。」木將自去。賀蘭率噩青氣進島城，擒斬殆盡。梅謂連珠兒曰：「汝仙父敗矣，全城屠矣；我曷歸耶？」珠兒問曰：「海邦孰與我者？」梅曰：「紅毛先有書來，許為外應，投彼何如？」珠兒曰：「速易元帥服，為估客裝，則可以濟也。」梅從之，拉珠兒同渡，辭曰：「某廬江墨守之子，浪遊從逆，為海內所不容。仙父既亡，豈宜復囿塵世，請以他生逐連氏矣。」乃赴海死。

梅自雜商賈中，揚帆出海，風便三日，竟達紅毛。謁國王，仍循島民禮。國王曰：「本欲以師來會，汝嚴將軍卻之。今遁逃寄跡，非久計也。國有別澳，置戰艦數十，水卒千人，元帥其駐彼，以為後圖若何？」梅叩頭謝曰：「是則更生之年，復旦之日矣。敢以死報。」國王命衛士送之去，其大臣諫曰：「歐陽東野二生之盟言，洞達天地，王何以背之？而納叛人！」國王曰：「非背盟也，俟中原有一介至，縛而授之耳。」俄傳木鎮至，國王下殿迎入。木問曰：「王得毋以故鎮之來，為已遲也。」國王曰：「早則無益，且亦不宜，此其時矣。請執之以獻。」木曰：「執之固王之明，故鎮坐殿中以待，意未可安也。」遂偕往，至別澳中。梅賊方踞坐巨艦，簡舟師。木躍入□之出，以所束藤帶反接之。梅歎曰：「吾不幸出雀羅，入鴻網矣。」木辭紅毛國王，駕五艇還雞籠城。斛斯聞已獲渠魁，與賀蘭迎至島門，皆為木賀。木再拜曰：「天子受俘，元戎解甲，國之大事也。某何勞耶？」斛斯戚然曰：「大功已成，而餘君垂盡，桑從事之占繇，針道人之切脈，鄙天女之禳星扶氣。皆謂末如之何？此時薤露將歌，罪囚無須執訊。獻於王所，木老宜任斯役，如京師也。」

於是木以練卒十二人自隨，護檻車進發。二侯還視餘君，疾甚革，張弓、求旃，率相向哭泣。餘君張目小語曰：「頃入一舟，擁皋比一人南面坐，自稱卯金王者，旁坐三人，則僕與斛斯侯。及泉門老節相也。共拈四題賦詩，王者得空倉云：

曾是乾斯慶，而公忽患貧。  
無謀貽鼠子，有詔貶蛇神。  
垣壞延今雨，梁空接古塵。  
風雲護儲日，庚癸詰何人。  
僕得廢塚云：  
人多長暮感，墳少百年稱。  
誰向鬆陰弔，紛從隴首登。  
老狸眠不得，故鬼哭何憑。  
太息桓司馬，空傳石槨能。  
侯得覆舟云：  
膽向千帆破，魂隨五兩飛。  
怪鳴號逝影，餒鬼出危機。  
但覺一壺貴，寧知三老非。  
百年從水葬，得食見魚肥。  
節相得斷杖云：  
疑君過剛折，老至倩誰扶。  
霹靂來飛動，蛟螭化有無。  
自維艱步履，只許息團蒲。  
靈壽銘猶在，摧殘失故吾。

諸君審之，四題皆不祥。而僕廢塚，其遂亡乎？斛斯侯曰：「即我覆舟云云，亦甚慘戚，中丞君若有不諱，我固將繼之。但節相斷杖之詞，又悲於我，其皆讖歟？然卯金王者，乃救我之劉老師也。拈題之意，引人於空，殆示之極耳。」弓脰與旃，皆點首涕泣。

噩青氣持泉門急遞入呈，斛斯賀蘭二侯展閱畢，大驚悼曰：「杖果斷矣，國事將若之何？」餘君呼使誦之曰：

僕以枕上喘息，聞島中捷音。三城已收，兩孽就殄。是朝廷之用威，而將士之用命。於以刻鑿大鼎，祭告百神。倬前光，丕繼烈，豈虛譽哉！公等於時集勛，奕祀不朽，僕生與有榮，死亦可無憾矣。方軍興旁午，不戒於口味，食大魚而甘之，屬饜者三日，已乃夢神告曰：嗟爾奎武，誤食龍脯，瘡在心，斯人終古，覺而掌背一物，如黍漸大，裂為安榴，醫者塞戶，參藥劑其中，刀針削其表，非惟無益，又加害焉。日下三四刻，殆不可息影人世，嗚呼！仆死矣。公等勿悲。設僕不死，而大旗落日，戴罪如山。恐馬革裹屍之賢，訶責無已時矣。佐垂死謝。

誦畢，斛斯慟曰：「鼇柱傾，龜鑑壞，悠悠蒼天，明明我祖，不遺一老相，而奪萬夫防乎？」諸幕士皆哭。撫軍氣色忽黯，呼賀蘭曰：「僕不賦獨行，鬼道亦得御李君矣。憶與侯渡海，天女呼風，今日同渡不同歸者，獨僕一人耳，悲痛哉。」一慟血噴噀而逝，求旃、張弓脰，自為之殮，兩侯以下俱衣縞。索瓊孫、吉隱裔，以鄉兵掃穴功冊進。斛斯命弓脰繕奏，陳軍中善後機宜，並撫軍死王事狀。其二日，忽木宏綱挈一首級自投，斛斯駭，問之。叩首答曰：「某以十二人解梅賊進發，昨夜渡海，猝遇交人南還之艇，賊以番語呼救，艇漸集，某令撥舵還島，折帆不便，風倒曳船近賊艇。賊乘我舟，十二人力戰死，梅賊破檻車出門，某斬

之，懸頭腰帶下，乘三板船奔還赴營也。然木某今日死已太晚，餘撫軍嘗生我者，悲其仙蛻，願為之驂。」左手掣刀自刎，頭頸盡斷，軍中無不下淚者。燭生與木蘭入帳請曰：「島事已戡，乞還黔營，恐彼中棘手也。」二師亦言曰：「以數測之，黃苗未易平，甘君或將赴豫州，援石中丞於壽春耳。」有頃，甘總帥書至，解斯展之：

鼎策蔡小武，相持數月，賊雖不敢逞，我亦無以翦滅此也。滇粵調兵，奉命增二萬，以之補苴死亡，可用者十不及六七。今島事聞將凱旋，朝廷命鼎以帳中士駐豫東境，援壽春。而蕩平黃苗，仍屬之麾下。郭張許史之軍，仍犄角受節制。鼎部署苗務，未敢不盡心，願麾下無輕言剿，以老小武之銳師，無輕言撫，以成小武之狡志。其針砭二師，及天女鄺仲離，仍留護黔營，以濟妖亂。桑從事見還，希賜垂照，鼎臨發飛達。

齋書者為鄺鬱，燭生自辭二侯，與木蘭二師作別，將偕鄺鬱走豫東境，謁甘君。鄺鬱曰：「總帥將赴壽州，與石中丞議兵略，從此由閩入浙，達江南壽州，道亦便也，何必走贛州，由楚之豫乎？」燭生然之。渡海抵泉門，入福州，其制置使新蒞，為隴西公，知桑為甘君從事，遣□迎之入幕府。燭生拜見隴西公曰：「昔脫我於□罕回賊中者，甘總帥也，見從事如晤主人矣。」問：「女將龍木蘭，及小軍使矩兒，皆在豫營否？」燭生答以矩兒在豫，木蘭留黔輔斛斯侯。隴西公設宴以待。將入席，朝廷頒詔書至，隴西公接讀云：

王師克島，叛民之殃，而赤子之慶也。所俘五從賊，磔於市，形皆犬豕。而二賊首，皆具人面目，亦懸十日後塵之。承平數十紀，妖孽滋生，凡人及犬豕，都非復尋常辰氣，太史之占星月，於往年而知之。一人之身，飲食嗜好，足以流宇內災害，況舉錯枉直，能召陰陽水火之變。久之罔不為盜賊兵戈，將士告功，枯骨盈壑，省躬不及，朕實悚之。茲以平島勛，晉爾斛斯貴閩國公，賀蘭觀漳南郡公，贈爾李舜佐太傅，餘述祖尚書，存沒四臣，共模像置祠，香火島上。靄青氣授循州都督，即赴鎮。針砭道者，並封號定島真人。鄺仲離晉封太乙真妃，仍參贊軍略。一體模像建三真祠，桑澤授京兆府長史，張弓授汲郡丞，求旂授太僕丞。俱留幕聘，教諭秦暖孫吉隱裔，各以五品銜判浙大郡。又甘鼎援壽春，爾臣貴臣觀，協徵黃苗，依鼎所立軍政，朕將刮目以觀厥成焉。夫兵興五年，非宜黷武之日，願狐兔肆害，終為城社憂，所當熏穴塞徑，掩捕不遺其力者也。年月日兵部奉諭，飛羽頒告。

燭生向闕謝畢，隴西公舉一觴，引之人坐曰：「拜恩於朝，歡誠第一，竭智之士，見亦無多，先生當快飲。」燭生致謝，立盡就坐，還問豫中事。隴西公曰：「五斗賊無將而自尊，無兵而自眾，無食而自飽，無械而自攻，無謀而自詭，無紀而自從，國家之敵，與賊形相反。故賊志必逞，而大師無功，河南帥屢挫，或病及憂悖死。朝議以楚王鎮宛洛，遂總師乾，然石中丞在壽春，僅過東面，而西南北境。無中丞者三其人。又豫州向無兵制，召募維艱，轉餉已憂不足，間道易為賊所掠。甘君宜與王計，軍旅之道，神明而變通之，毋泥於太平時庸臣病國之見，斯必有濟耳。」燭生謝曰：「□見總帥，當以明公愛國苦語，□縷陳之！」隴西公亦起而拜曰：「國之大事，非甘君不能為。老夫即知之，而可與議者難其才也。先生能致此詞，敢拜其辱。」燭生請餐竟即行，隴西公敦送始入。鄺鬱告以「仙霞嶺下，聞有兵警，雲是島賊竄餘，越帥不令閩人輒過，當詰姦宄，新長史又無軍帖，奈何？」燭生曰：「彼詰島賊，非詰乎島之人，至自辯晰耳。」

一日抵嶺下，數兵士擁燭生鄺鬱去，責供詞。燭生笑曰：「是何難！」填《滿江紅》一詞，依岳少保韻。

問僕何人，閩中彥，風流未歇。論兵事，雞籠城下，要追前烈。智警長鯨無二策，力清蜃剛三月。只今年，長史晉頭銜，酬恩切。孔明臥，多風雪。張魯叛，將翦滅。歎承平日久，金甌無缺。望望難迷碧海夢，年年不化青泥血。更何妨，留滯著鞭人，疑相關。

兵士以供詞呈越帥，放之西行，由杭至蘇。燭生謂鄺鬱曰：「聞虞山士人都元，能於兵者。盍訪之？」乃相與登虞仲之墓，尋子游之井，問山下人都姓者。皆曰：「無之。」困憩虞山寺，道士逢迎禮甚恭。燭生問曰：「都元何往乎？」道士答以「邑之明府姓都，得毋是歟？」燭生曰：「是矣！」乃入邑求見，其令以疾辭。鄺鬱曰：「焉有聞名來訪而以病解免者。」遂延入令室。燭生視其人，欠伸不絕，如有疾然。詢其年，初未強仕。坐而問曰：「明府之聞望，流於宇內，何以尚少年也？」令答曰：「僕雖少，惟事技術，經濟闕如，足下非甘鼎之客耶？何以知我？」燭生曰：「桑□今日來訪，為甘君覓奇士也，願借交可乎？」令忻然，各書姓名鄉里，及官職齒次。

桑滓，字燭生，福州人。京兆府長史，年五十一。

都元，字毛子，越州人，吳郡虞山尹，年三十九。

兩人者，以心為香而不及焚旃檀。以目為誓而不必指杓日，以楮墨為拜稽而無事用身手。由是燭生謂毛子曰：「弟所為經濟，殆無人不望之，知其技術，亦有自來。非若為有為盈為泰者之無恒矣。」毛子曰：「夫技亦天道也，吾無縛雞之力，而萬夫不能挫一毫，謂之太初禁，術亦聖功也。吾非騎鶴之姿，而一息可以通六合，謂之撫辰綱，非妄言耳。」適城外以火災告，燭生曰：「是處不啻有萬夫，可以觀太初禁矣。」毛子曰：「諾。」解衣袒而往，登屋拔其樑木，折十二椽，墜於人叢中。良久仍袒而出，髮膚完善，腰以上無履齒蹴踏跡，亦無煙火熏灼痕，神氣閒暇，謂燭生曰：「吾出入其間，曾不知有皮骨，誰能見而損之？」燭生曰：「是真技矣。撫辰綱則何術哉。」毛子曰：「請就書室觀古畫幅可乎？」燭生從之入室，東北隅懸一古畫，長三尺餘，廣才及尺耳。毛子曰：「吾入玩，兄但相從，無返顧。」見毛子身如巨蟻，游畫圖中，入樹穴，從之者亦不覺其身之重也。出樹穴，見陡立一閣。顏曰：「中變。」有石火萬道出閣後，射人毛髮而不見焚燒，毛子曰：「此宅土天也，兄勿以為火。」竊窺行其下，得一閣顏曰：「北鑿。」赤白兩氣化為龍蛇，盤旋左右，而不見噬人。毛子曰：「此貯水天也，兄勿以為金。」從龍蛇處徑穿一閣，顏曰：「南查。」高下皆樹林，而直乾無枝葉。毛子曰：「此咽火天也，兄勿以為木。」循樹林斜轉，飛出一閣，顏曰：「西墮。」黃塵從地下捲起，而不迷人目。毛子曰：「此納金天也，兄勿以為土。」窮塵盡處虛懸一閣，顏曰：「東瀧。」千條瀑布自上滴下。而衣履絕不沾濡。毛子曰：「此養木天也，兄勿以為水。」自瀑布中奔出，見毛子身如蝌蚪，從之者不覺其身之滯也。則兩人俱在室東北隅，視前畫幅乃一素紙耳。毛子問曰：「術何如？」燭生點首而不能語。鄺鬱請曰：「甘總帥之望長史也，則亦渴矣，願速赴之。」燭生與毛子作別曰：「僕晤甘君，當以弟薦，誠以禮辟致，弟勿有遐心，四海幸甚。」毛子曰：「二十年留心濟變之事，幾與妖妄同稱，即有薪傳，未敢珍為鴻寶；尚嫌幅短，無能想徹華胥。惟此身可報知己，所志不求顯名，長為散人，略異徵士，抒其所見，晦若無聞，則於桑於甘，皆可跡相依而道相許。若兄之好爵是縻，於我何有矣！」燭生曰：「僕亦非仕進者，功成之日，從游於畫圖中耳！」遂拱手即去之。

至符離，燭生喟然曰：「嗟是戰場，昔檀道濟量沙唱籌之地。今天下一家，如萬里長城者安在？」歎畢，野鴉亂噪，隱隱聞畫角聲。鄺鬱曰：「壽春較近矣，何軍聲不及吾黔營耶？」燭生曰：「中原無勁兵，雖石中丞不能養壽春士氣，如甘君之步伐，豈易及也！」入壽州，適甘君以是日始至，相見大喜。甘君先為長史拜賀，方話別後事，問燭生曰：「周浮邱非長史師事者耶？」曰：「然！」甘君蹙然曰：「今乃在賊中，為之區策，非長史不能往招之，將使樂王子獯兒偕行耳。」燭生許諾，遂述隴西公所致詞，且代徵都毛子，乞與楚王謀，以書致毛子，使之掛冠自來，但勿奏朝廷何如。甘君拜謝起，且曰：「安得毛子而與之咨諏，隴西公所慮諸條，不難改觀也。吾與石中丞見後，行還豫東大營，長史盍先去？」燭生與鄺鬱詣獯兒云：「甘君入石中丞幕。」各拜起，見榻上一叟，病而呻吟，中丞曰：「叟也人幕者三，其語多不可解。卻之不去。且謂僕忘其弟子大恩，嗣後復逢掃地夫，則無漁人救死也。因臥病不肯藥，其古之顛者歟？」甘君愕然曰：「劉老師將援中丞，是滅火真人之師。夫掃地夫即婁萬赤，漁人即滅火真人，廣州城外三十里之事，區君嘗為鼎言之。斯病叟殆劉老師矣。」就榻前呼之。叟起，扶杖徑去，不復有言：

海雲漠漠樹□□，□見長虹下飲潭。

國事不宜咨鄭五，農功惟冀課朱三。

笑聲曩玉泉居左，夢影交柯郡在南。

聞道求賢新奉詔，譚天大口一掀髯。

友柏山農詮曰：

尾之孳毛之□與□，皆屬鳥獸，尾生毛子，似皆以物言，讀者無泥於人之見也。

連尾生之道，或盡於歌兒。都毛子之能，不遺於博士，四篇中又有同條共貫之理。

《毛穎傳》中稱：中書君管城子，附會過巧。猶不若茲之大書特書曰都毛子，庶乎質有其文。

唐人詩「高閣遍諸天」，極言閣之高，非諸天遂能集閣上也。今日閣上諸天，曾不知是閣也，劉向之所居歟？楊雄之所墜歟？而毛子其人者，都於向與雄之間，若何位置也？又不知是諸天也，為釋氏之二十四乎？為天官家之九重乎？而毛子之閣上所行者，都在釋氏天官家之外，奚以延緣也。

尾生之吐五嶽，是胸中所本無，而能敷施之，高明之全體也。毛子之行諸天，是閣上所固有，而能踐履之，中庸之極功也。至是如六爻之發揮，九敘之歌勸，其旨愈恬，其思益邃，奇書可易言哉！